



李鲁平《江上谁家少年》：

少年的成长是战争中最动人的希望

□舒辉波

李鲁平的《江上谁家少年》以抗战时期荆江流域的湖乡平原为叙事背景，将少年成长历程与地域文化、战争记忆深度交融。作品以细腻笔触铺展楚地文脉与长江风情的文化长卷，通过塑造烽火岁月中的少年群像，完成对“成长”主题的深刻诠释；更以超越具象善恶对立的战争书写，为儿童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了独特范式。在江汉平原的水网、棉田与芦苇荡间，文化基因、成长力量与战争反思相互激荡，构筑出一部兼具历史厚度与人文温度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佳作。

时空交错，铺陈少年成长的精神底色

《江上谁家少年》的文化叙事呈现“纵贯历史、横铺空间”的双重维度。时间维度上，楚文化的精神基因跨越千年，成为少年成长的精神底色；空间维度上，长江水系的地理脉络与民俗风情，构建起鲜活可感的文化场域，二者交织共生，共同构成了本书文化叙事的核心骨架。

楚文化的精神内核，以历史传承与民间记忆为纽带，如江河流流水般贯穿于少年们的言行抉择之中，成为他们直面战争苦难的精神滋养。这种传承并非刻意的说教，而是自然融入具体的文化符号与生活场景：屈原《哀郢》中“登大坟以远望兮，聊以舒吾忧心”的悲怆家国情怀，被落蓬山书院的张先生反复吟诵。这不仅让大坟山从一处普通矶头，变成承载历史痛感与家国记忆的文化地标，更在小黄鳍、郑团子等少年心中，悄然种下“守土有责”的种子——郑团子阻止棉花落入日军之手时的坚定决绝，小黄鳍冒险营救张先生的执着无畏，皆可见这种“哀州土、忧家国”的楚地情怀在少年身上的延续与传承。洞庭君（柳毅）的传说，为少年们注入了“诚信守诺”的道德准则。小黄鳍对“洞庭君夫人化重阳树”这一地域传说的笃信，不仅是对本土神话的认同与敬畏，更暗含着对“坚守”与“责任”的朴素认知：他承诺送吴振江过江，即便遭遇日军严密封锁，仍执着尝试、不曾放弃；答应给李家湾的郑老汉送芦席，即便得知对方已然离世，仍将芦席转赠其邻人杨苗苗，不负当初之约。这种“一诺千金”的纯粹品性，正是楚地“重然诺、轻生死”文化传统在少年身上的生动延续与鲜活体现。

以长江支流荆江为核心，由芦岭河、洞庭湖、洪湖等水系串联而成的地理空间，不仅是小说情节展开的叙事场景，更是长江文化“包容、灵动、坚韧”特质的具象载体。这种空间文化特质，主要通过三个层面得以呈现：一是水系交织的“流动文化”。芦岭河作为叙事核心纽带，串联起黄家墩、观音洲、集成岛、晒网洲等关键场景，少年们的行动始终与“水”相伴相随：小黄鳍划船护送吴振江、在芦苇丛中隐蔽伤员、巧用滚钩阻截日军运棉船……水的灵动既赋予叙事张弛有度的节奏，也淬炼出少年们的生存智慧。他们借涸水之势救人、凭暗礁地形设伏、靠芦苇荡隐藏行踪，将长江“顺势而为、逆势抗争”的精神特质，融入一次次抗争实践之中。二是民俗与生活的“烟火文化”。作品中的民俗细节既是地域文化的鲜活注脚，也让文化叙事充满人间温度：爷爷编织芦篾渔具的技艺（观音洲芦苇的坚韧与水竹的挺拔，暗合水乡百姓的品性）、杨酒会祭神的祭祀仪式（“我志扬迈，水起风生”的念词，承载着船民的信仰与勇气）、端午龙舟竞渡的传统（最终化作营救彭先生的巧妙掩护，让民俗活动凝聚成抗争力量），以及炸藕丸子、腌咸鸭



《江上谁家少年》李鲁平著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25年8月

蛋的日常烟火——即便身处战火纷飞之中，人们依然坚守着有尊严、有滋味的生活。这些细节让长江文化不再是抽象概念，而成为可触可感、鲜活生动的生活方式。三是商贸与迁徙的“包容文化”。荆江地处三江交汇，历来是湘鄂文化交融互通的枢纽：湖南安化的挑花人不远千里前来贩运棉花，杨泗港聚集着安化船民议事，郑团子的祖父从汉阳来到芦岭河经营棉行……这种跨地域的人员流动与商贸往来，不仅展现出长江文化开放包容的气度，更暗含着战争背景下民众“命运与共”的主题。来自湖南的吴振江与湖北少年小黄鳍、郑团子相遇携手，正是长江流域儿女同心御侮、共抗外敌的生动缩影。

成长书写：烽火淬炼下的少年群像

以小黄鳍为核心的少年群体，其形象塑造与成长轨迹始终与荆江的水脉及楚文化的基因紧密相连。水，不仅是他们生存的地理背景，更是塑造其性格与智慧的精神母体；楚文化中屈原原式的家国情怀、重义轻生的品格，则构成了他们精神成长的底色。

小黄鳍的成长是“从水乡顽童到少年脊梁”的蜕变。最初，他是懂捕鱼摸虾的孩童：见日军飞机轰炸时抱紧树干颤抖，对“棉花与战争”的关联一无所知；但随着经历的叠加——救吴振江、偷听郑团子与朱耳朵的棉花计划、用滚钩阻截日军运棉船、转移游击队伤员、参与龙舟赛营救彭先生，他逐渐理解“有水必有渡”不仅是行船的智慧，更是“绝境有希望”的信念。最终，他能冷静策划伤员转移，能在龙舟赛中精准掌舵，甚至能直面吴振江的牺牲而不再崩溃——这种真实可信的蜕变，是水乡少年在战火中“接地气”的成长。他用芦苇箬藏人、借洪水阻敌的智慧仍带着水的灵动。他的担当

让他成为伙伴们信赖的主心骨。

其他少年的成长则构成小黄鳍的“镜像互补”：吴振江成长为游击战士，他带着雪峰山人的勇毅，从最初船毁人伤的无助，到主动参与烧棉阻敌，最终为掩护队友牺牲，用生命践行“对老乡负责”的承诺；郑团子蜕变为抗争组织者，放弃省城学业回乡抗日，从最初“棉花送前线”的朴素想法，到策划烧晒网洲棉花、组织伤员转移，家国情怀从“背诵的诗句”变为行动的动力；朱耳朵以“文化为战”，做小小宣传战士，用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街头剧唤醒民众，让“笔杆子”成为抗战的“枪杆子”；王小牛没有被父亲王健牛的妥协影响，主动冒险传递情报，悄悄跟着掩埋牺牲队员，每一步的选择都是自己的清醒的权衡；杨苗苗主动帮郑团子打三棒鼓探消息，用柔弱的肩膀扛起生活与抗争的双重责任。

这群少年的成长有一个共同特质：他们从未被战争磨平人性的温度。许多温情的细节，让成长不再是苦大仇深的单向叙事，而是在“苦难中守住善良，恐惧中选择勇敢”的立体过程。正如晒网洲的棉花被烧后，芦苇仍会发芽；江水淹没机场后，荷花仍会绽放，少年们的成长，恰是战争阴霾中最动人的希望。

儿童文学战争书写的策略

作为面向儿童读者的抗战题材作品，《江上谁家少年》没有将儿童塑造成符号化的宣传工具，少年形象不是“天生的小英雄”，而是带着真实的恐惧、迷茫与成长轨迹。这种“去工具化”的书写，让少年们的成长有血有肉，既保留了儿童的本真，也让抗争的意义更真切动人。

首先，作品通过日常的断裂展现战争的破坏性。日军飞机轰炸后，芦岭河集市的废墟、朱家布店的残破、郑老汉的牺牲、吴振江的殒命——这些日常生活的崩塌，比血腥和暴力的场景更能让儿童读者理解：战争最大的恶，是剥夺人“好好生活”的基本权利。其次，作品不将“恶”归因于个体，而是指向战争对群体的异化，这种处理避免了“仇恨传递”，进而引导读者思考：战争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让普通人失去了选择的自由。最后，这种书写策略始终紧扣儿童文学的希望内核。作品不渲染绝望，而是在战争的裂缝中种下希望的种子：少年们抢棉花是为守护生计，救张先生是为守护知识，转移伤员是为守护力量，龙舟赛营救是为守护正义——这些行动证明，即便在战争机器的碾压下，人性的光辉仍不会熄灭。正如小黄鳍相信“有水必有渡”，作品传递的核心信念是：战争终将过去，而少年们在苦难中习得的“勇敢、诚信、坚韧”，将成为重建生活的力量。这种反思不是“反战”的空泛口号，而是珍视和平的具体引导。让儿童读者明白和平的珍贵、生命的珍贵在于它能让人好好捕鱼、好好读书、好好编织芦席，好好过一个有藕丸子的年。

《江上谁家少年》让长江的风情在文字中流淌，让战争反思超越了简单的善恶对立。作家告诉我们，真正的成长是在苦难中守住人性的温度，真正的文化传承是让地域的精神成为抗争的力量，真正的和平是让每一个“小黄鳍”都能在荆江边，自由地摸鱼、看云、听屈原的诗句。

（作者系湖北省作协兼职副主席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）

评论

赵卯卯在2019年凭借《山里来的羊》获得首届《儿童文学》温泉水杯短篇童话大赛金奖。这篇“彰显童真、映照童年的飞扬之作”是她形成自己童话风格的标志。此后一系列格外亮眼的创作，使她跻身于中国当代原创童话的骨干创作群体。长篇童话《我的，我的》荣获第十二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，意味着其在当下成为继周锐、冰波、王一梅、汤素兰、陈诗哥等重要童话作家之后，新的代表性创作力量。

赵卯卯的童话创作，侧重于对童年感觉的灵动描述，对孩子内心世界的贴切把握。她善用诗性逻辑推动童话，而叙事的现代质感与思考的哲理意味，使她的童话具有人文性精神的独特魅力。

从童话体裁的常规定义来看，《我的，我的》在文本形式上的幻想特性与情节结构上的想象逻辑并不突出。赵卯卯没有将作品全部建立在超自然力量之上，去营造出非现实的神奇世界，而是一直贴着孩子的生活，深入孩子的内心，去感受童年特有的精神世界，她牢牢把握住儿童的天性、感情和思想，以孩子的心理真实和情感真实作为童话的核心逻辑，完成了对童年本质真实的精彩书写。

“儿童的天性就是童话的家园，童心童梦就是童话生长的土壤”。儿童文学研究学者汤锐认为，“童话就是童年的生命状态”，生动地阐述了童话深层次的特性。《我的，我的》恰好是深入人探寻并展现童年生命状态的优秀之作。

作品讲述了一位叫王盒盒的男孩的生活日常，在家庭、学校和医院的场景转换中，显现了他短暂人生历程中丰富的内在世界，并用感人而富有诗性的笔墨为他小小的心灵史“立传”。赵卯卯无意于通过讲述罹患重疾的孩子故事来贩卖苦难、渲染悲情。她以这位九岁男孩为“典型”，完整地展现出童年的精神脉络，以及成长过程中要跋涉过的“暗礁险滩”——作品中涉及的重病与死亡只是该作要探讨的一种极端情境。

在《我的，我的》中，成长的“暗礁险滩”是赵卯卯细腻刻画的童年的孤独状态。她在作品中充分理解孩子内心的孤独、难过、悲伤，并懂得孩子之所以有这些情绪和心理，主要是在面对一个由成人主导的大大的世界，难免有一种存在的焦虑感，因此他们最真切的期盼与诉求，用王盒盒的话来说就是“我希望全世界都能理解我”。

在“我的马”这一章节中，五岁的王盒盒感觉自己身体里有一匹奔腾的马，这是他表达欲、探索欲、想象力与蓬勃的生命力的具象表征。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时，在以爷爷、奶奶为代表的部分人那里得不到回应。他怀疑“自己与众不同”，并询问了爸爸。爸爸分享了自己的童年经历，并将之延伸到关于孤独的话题。当王盒盒说自己有时候会觉得世界上只剩下“我”一个人时，爸爸一字一句地对他说：“你还有我，有妈妈，有爷爷奶奶以及爱你的所有人。”王盒盒突然觉得不再悲伤，“我知道，爸爸会相信我有一匹马，而且他会相信关于我的一切”。于是，就像《小王子》中的那个小男孩，用一幅鸵鸟蛋的画来感知成人世界一样，王盒盒用“我的马”来判断他人对自己的认同。

“我的马”这一章写出了孩子在童年期的第一次自我觉醒与强烈的主体意识，并在求认同与求理解中，完成对自我的印证与对世界的画像；“我的老师”这一章，表达了来自成人世界“温暖而柔软”的力量对润泽孩子心灵家园的重要性；“我的秘密”这一章，进一步探讨了孩子对外在的好奇与内在自我的构建之间的微妙关系；同侪之间的友谊与矛盾以及孩子之间的亲疏关系，对孩子产生什么样的影响，则是“我的朋友”这一章中的主要话题。

在“我的病”这一章之前，赵卯卯从孩子的角度，围绕着我“我”为什么会与众不同，什么是孤独，什么是意外，人为什么会老等问题，非常耐心地勾画出了小男孩王盒盒童年状态的一幅幅图景。并采用一种心灵独白的方式，让王盒盒絮絮地倾述着自己的感觉、情感、想法，把他丰富曲折的心灵世界具体而微地呈现出来，让人沉浸其中，感受童年的孤单与欢欣。进入到后半部分，在关于对王盒盒从生病到离开世界的叙事中，则将童年状态置于非寻常非普遍的场景中予以探讨，从审美维度写出对儿童生命的诗性思考。

王盒盒生病了，他觉得病痛“像豹子一样横冲直撞，它有鳄鱼一样的牙齿来咀嚼，它还善于捉迷藏，因为医生们总是不能完全杀死它”。他痛苦极了，伤心极了，更是恐惧极了，他害怕会失去一切，包括自己。因此，他希望自己像女生小葵那样有守护天使。一天，他在医院走廊的尽头，遇到一个巨人。这位被他视为病友的高大的老蛋头，其实是守护天使，他谈笑风生，乐观自信，一步一步引导王盒盒在病痛状态下要有人的体面与尊严，要有直面死亡的勇气，学会放手与接纳，并帮助他安排好与世界告别的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王盒盒表现出了惊人的忍耐、聪慧和悟性。赵卯卯写出了儿童的孤独、难过以及他们的懂事与乖巧。乖巧并不是一种讨好的姿态，它意味着接纳自己，与一个给他意外的生活彻底和解。这是一种创作的智慧，也是面向孩子的宽厚的怀抱。

最值得称道的是，赵卯卯没有在作品中刻意制造孩子与成人之间的冲突，来强调对孩子的呵护或者彰显写作的儿童本位特性。《我的，我的》中的每一个成人，尽管或多或少都有自我的局限，这更符合人性的真实，但他们对孩子的爱和照护都是真挚的、无条件的、毫无保留的。

有人曾说，童年犹如一颗饱满的种子，在破土而出的过程中，需要顶开泥土与石块，那么必然经历成人已经无暇理解的“黑暗”。但是在《我的，我的》中，童年这颗种子在成长过程中，不可避免会遭遇暗礁险滩，历经破土而出前的“黑暗”，来自成人的关注与关爱始终在场。无论是爸爸、妈妈，还是被视作守护天使的老蛋头，都时时守护着孩子的成长。与其说老蛋头是孩子的守护天使，不如说他是一位出现在王盒盒生活中的阅历丰富但童心未泯的成人，一位精神上的引导者。这些人构成了这部作品最稳当、最基础的价值核心。

王盒盒幼儿园毕业后，在街上与懂得他“我的马”是什么意思的同班女孩相遇，作品里这样写道：她戴着一顶黄色的、像向日葵一样的太阳帽，开心地朝我跑过来。

“王盒盒，她已经不再喊我王哈哈了，”我知道我身体里藏着什么了。”说着她神秘地对我快速眨眨眼。

“什么？”我问她。

“一颗种子，我觉得那是力量的种子。”她兴奋地说。

童话是儿童的梦，是儿童的生活，是儿童眼中的世界。在《我的，我的》中，赵卯卯在童年的心田里种下了一颗“力量的种子”，它包含着爱与希望、放手与接纳，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能充分沟通、理解的“温暖而柔软”的美好关系。

（作者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、副秘书长）

为童年种下一颗「力量的种子」

——评赵卯卯的童话《我的，我的》

□冯臻

绘本世界



《纸袋公主》插图

从「被拯救」到「做自己」

——绘本中的「公主」形象变迁

□辛家琳

已去完成一场体现自我价值的战斗。随后，伊丽莎白找到了火龙，面对凶猛强大的敌人她没有退缩，尽管没有魔法的加持，也缺乏骑士的护卫，但她仍然凭借沉稳的心态与机智的对策，耗尽了恶龙的火焰与力气，最终救出了王子。

然而，讽刺的是，这些本该被刮目相看的优秀品质在王子面前却一文不值。他不但没有感激公主不顾安危来救自己，而且还傲慢无礼、肤浅偏见地点评公主的灰头土脸、衣着不堪，怒斥她“不像个公主”。清醒的伊丽莎白有力地反击，“你倒是像个王子，可惜是个没用的家伙”，随后转身在灿烂的阳光中潇洒离去。贯穿始终的“纸袋”设计，看似普通却别有隐喻，它象征着褪去财富、权力、名望等光环后，人还留存下什么。伊丽莎白能够坦然面对变故，不囿于身份角色的禁锢，大方展现自己勇敢、坚韧、睿智的一面。她可以为爱身披铠甲，也可以在看清对方后决然放弃，不内耗，不改变，一切以自己的内心标准为原则，有力地诠释了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与外在包装无关，而在于内在的品格与力量。

厄休拉·弗农的《仓鼠公主》与《纸袋公主》有异曲同工之妙，这类作品可被视为重构“公主形象”的代表。故事中，被诅咒的仓鼠公主携宝剑寻访，将“等待救援”的命运扭转为“主动破咒”的冒险。芭贝·柯尔的《顽皮公主不出嫁》强调的是女性的“自主选择”。埃米莉·詹金斯笔下的《穿裤子的公主》，从另一个维度拓展了公主的可能性，冒险、勇敢从来都不是男孩的专属特质，公主也可以“不爱红装爱武装”。香衣·黑尔的《黑衣公主》系列更让儿童绘本中的公主形象变得丰富而具体：白天，她是端庄优雅的公主；夜晚，她化身黑衣英雄，守护王国的安宁。这种“双面人生”消解了“温柔”与“勇猛”的性别对立，凸显女性可以同时拥有柔软与坚韧两种特质。

这些绘本的涌现绝非偶然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，儿童绘本中的公主形象逐渐从扁平化、符号化变得立体可感，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，性别无优劣，角色无定式。绘本作者们不再将公主的价值锚定在“美貌”与“婚姻”上，而是将目光投向其内在的品格——智慧、勇气、独立、清醒等。用诙谐幽默的故事潜移默化地传递着平等、多元的价值观，使儿童在轻松有趣的阅读体验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健全的人格认知：男孩不必强求“坚强无畏”，女孩也不必困于“温柔乖巧”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。这类绘本的价值不只在于故事情节的新奇幽默，更能引导儿童养成健全的人格，懂得性别的平等，培养多元化思维，从而更好地走向成熟。

（作者系青年评论家）

插图欣赏



《小青团春菜店》插图，卷儿绘，接力出版社，2026年2月

儿童文学评论
·第619期·